

為什麼「形、色、紋、質」？為什麼「微觀」？

「臺灣原住民生活美學的微觀之旅特展」策展論述

文 / 圖 · 盧梅芬

一、什麼是生活美學？國家政策推動的生活美學

文建會自2008年開始推動「臺灣生活美學運動」，生活美學運動並不是要教導國人如何追求精緻藝術，而是要如何重新發掘與看待我們生活之中的美感元素，並加以彰顯、延續與轉化成更多的可能。如果說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找到美、感受到美，整體環境也就會散發出一種美的風尚，這種正向的生活空間與態度也就能順勢提升我們的文化強度，並作為發展與創新各項產業的有力後盾。¹

生活美學的概念與範圍極廣，而政策推動的生活美學，必須先有論述及其可著力處。文建會生活美學理念基本上先從視覺環境的美感開始，並透過相關計畫徵選以使政策具體化；而政策推動的成效，往往會從這些獲選計畫反映出來。

其中一項「生活美學理念推廣計畫」，則透過體驗營、主題展與叢書出版等方式推廣生活美學理念。我的想法是，原住民生活美學不能自外於這波生活美學運動的情境之外，故提出了「形、色、紋、質：臺灣原住民生活美學的微觀之旅」特展計畫，並獲選為2010年文建會生活美學主題展之一。

臺灣生活美學運動	三大項目	子計畫
	藝術介入空間計畫	藝術介入空間計畫
		生活美學體驗營
		生活美學主題展
	生活美學理念推廣計畫	生活美學理念叢書出版計畫
		城市色彩計畫
		提昇地方視覺美感方案
文化與教育結合方案		
美麗台灣推動計畫	國際級地標環境藝術創作計畫	

二、為什麼「形、色、紋、質」？為什麼「微觀」？

這是第一個將原住民生活美學做為一個主題，提出正式論述的策展，並以生活用品切入。此特展不是來提供原住民生活美學所有的解答或面貌、也不可能，而是提供一種角度、一個面向。從這個角度、面向，希望可引發更多的討論與批評，擴大原住民生活美學的論域與實踐面向。更多的論述、更多的作品，原住民生活美學的面貌始會逐漸清晰。



以「形、色、紋、質」做為策展論述的分析語彙與關鍵字，是希望透過美感基本元素(美感DNA)的放大與定格呈現，拆解原住民兩大審美辭彙裡的原住民美學現象——「自然與樸質」與「藝術天賦」以及錯置、浮濫、含混與庸俗化的美學現象；並呈現多樣甚至顛覆以往刻板與既定印象的原住民美感元素。使用「微觀」此動詞，則是對於原住民豐饒的美感元素「有看沒有見」的反省，希望觀者能對美感元素更具敏銳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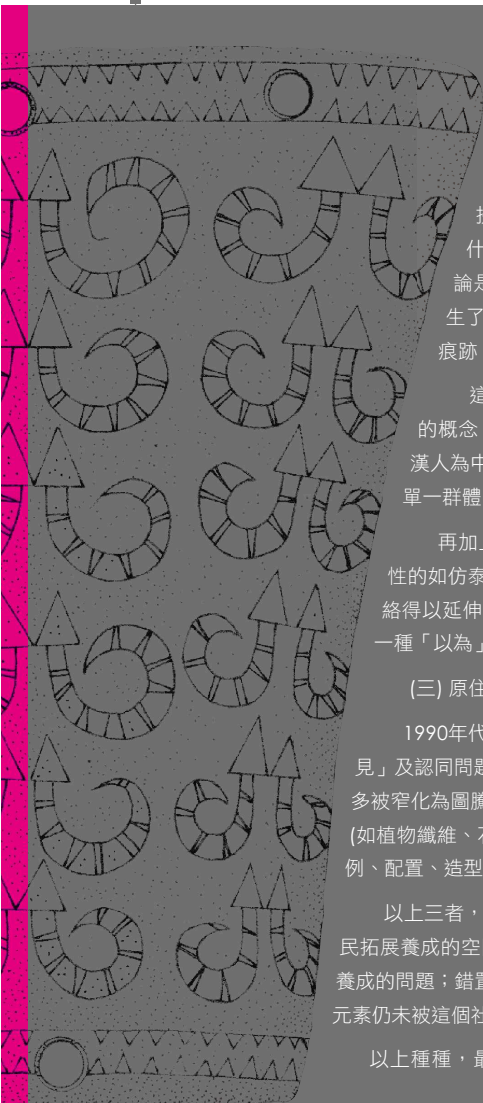
(一)「自然與樸質」以及「藝術天賦」

「自然與樸質」、「藝術天賦」，一種將他者「美化」、「理想化」與「自然化」的想像修辭。「自然與樸質」導致許多「以原住民之名」的產品，刻意仿古，但其實已是深諳市場邏輯、仿古技術的老油條，與質樸大相逕庭。

「天賦」一詞的使用，要不是需很慎重，要不就是出於某種濫情或同情。姑且不論原住民是否藝術天賦，或縱使原住民不乏具

有藝術天賦者。然而，對於多數的原住民創作者來說，在現今社會除非自修能力非常強者，倘若沒有後天環境的持續培養，也不容易持續與深化。然而，在天賦本能與藝術族群的想像下，原住民藝術被想像為本身就是一種能力，而不是思考原住民藝術在當下社會，是否具備各種專業能力。

¹ <http://lifearts.cca.gov.tw/2011.6.3>檢索。



(二) 錯置、拼湊與浮泛的「泛山地美學」現象

許多人一定經驗過一種極為尋常的原住民視覺經驗——「好像是、又好像什麼都不是」。「好像是」，在於無論台灣各族或其他世界少數民族的藝術如何移植再拼組，只要相對於漢人，就都是「山地藝術」了；「好像什麼都不是」，在於相對於各族明確可區分的族群風格，無論是阿美族、泰雅族、排灣族等，甚至是各支群，當然就陌生了，甚至成了所謂的四不像，看不出文化根源以及轉化過的痕跡。

這種錯置、拼湊與浮泛的「泛山地美學」現象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，是依附在漢原的二元差異關係上，才得以形成存在；以漢人為中心將台灣原住民各族群、甚至各部落視為具有相同特性的單一群體，完全忽略了原住民各族群的美學多樣性。

再加上粗製濫造，使得原住民美學面貌迅速庸俗化，最具代表性的如仿泰雅族之印地安披肩。觀光地區使這類低質、俗氣的視覺網絡得以延伸，當這樣的視覺訊息充斥，多過於優質美感的產出，造成一種「以為」、習以為常的「美學成見」。

(三) 原住民自身「力求被看見」而為符號而符號

1990年代，是原住民文化重建起航的時代。原住民自身「力求被看見」及認同問題，產生了為符號而符號的美學皮相搬演。原住民美感元素多被窄化為圖騰、符號，忽略了其他語彙，包括色彩與彩度、質感與材質(如植物纖維、石、木、土、貝、骨、毛氈、鐵、琉璃)、圖紋、尺度與比例、配置、造型、線條、結構、技法以及歷史演變等。

以上三者，對原住民美學的發展，皆是障礙。「天賦」說限制了原住民拓展養成的空間、掩蓋了誠實與務實地面對原住民美學素養及專業能力養成的問題；錯置、拼湊與符號，限制了原住民美學的繼續深掘，許多美感元素仍未被這個社會所認識與肯定。

以上種種，最後造成原住民「自信如故，貧窮依舊」V.S.「跳級的痛



苦」的兩極面向，²前者因盲目光環與不實口惠而過於天真；後者自覺意識到問題卻心餘力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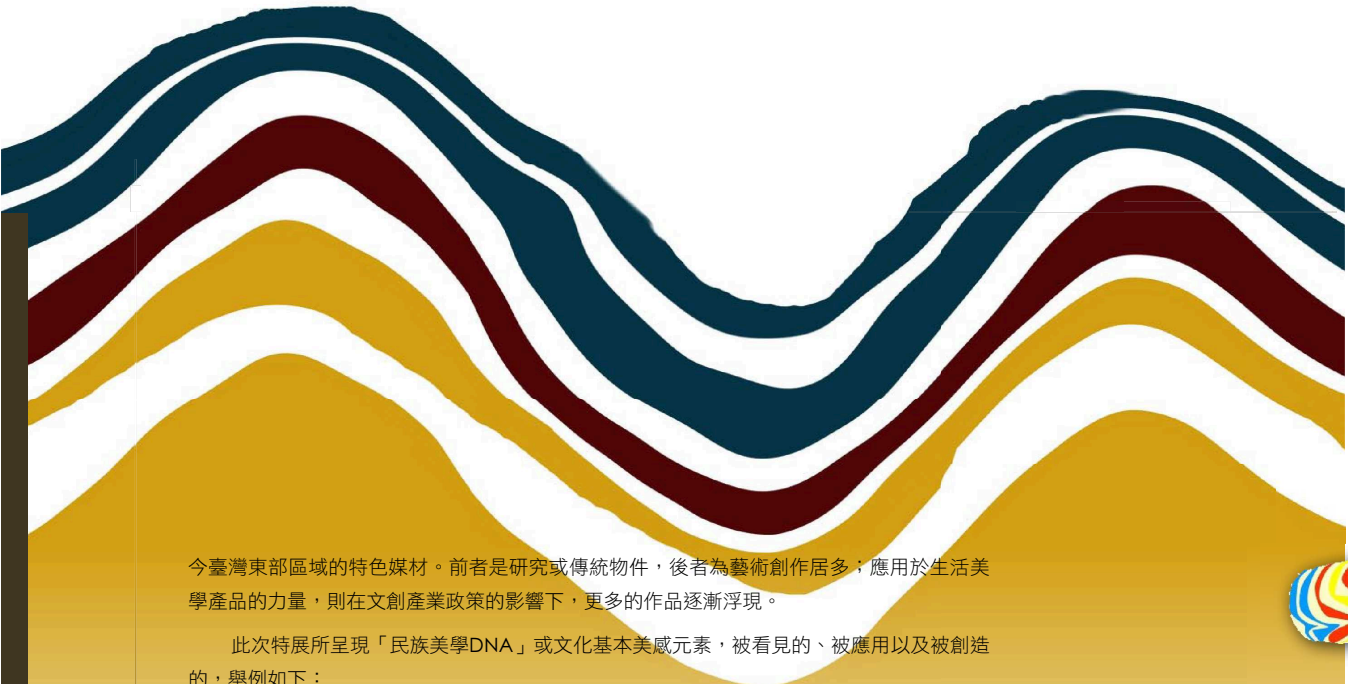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「被看見的」美感元素與轉化

無論是表現上看來正面的「質樸與天賦」說、錯置與浮濫以及原住民自身「為符號而符號」的美學現象的認知，有更多是不假思索的人云亦云、或根本的視野受限，包括文化斷層的結果——知道的美感元素以及轉化的能力有限。

轉化，是現今討論原住民美學的主要基調。但談轉化前，原住民的美感DNA元素是什麼(擁有的美學資本有哪些)？轉化這些美感元素為生活美學產品的素養與能力是什麼？

對於錯置與符號浮濫的美學現象的反動，主要表現在兩種模式上，一是民族美學DNA的重建，例如尤瑪·達陸與部落織女重製泰雅族傳統服飾，成了一本基礎書，亦是泰雅族美感DNA的資料庫；二是拆解刻板的泛原住民性，例如拉黑子·達立夫使用漂流木創作並成為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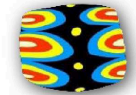
² 自信如故，貧窮依舊，取自鄭中睿，〈自信如故，貧窮依舊？對台灣原住民文化復興與文化創意產業的一些反思〉<http://nccu.edu.tw/95254013/2.4.pdf>；「跳級的痛苦」取自何兆華，2005，〈台灣原住民染織工藝織品與文化〉<http://www.hss.nthu.edu.tw/~khku/discussion/essay/thesis2.htm>。2011.6.3檢索。



今臺灣東部區域的特色媒材。前者是研究或傳統物件，後者為藝術創作居多；應用於生活美學產品的力量，則在文創產業政策的影響下，更多的作品逐漸浮現。

此次特展所呈現「民族美學DNA」或文化基本美感元素，被看見的、被應用以及被創造的，舉例如下：

- 漂流木從被拉黑子·達立夫使用成為鮮明的創作媒材，發展成花東地區或花東原住民代表性的地域性媒材，這不到二十年的時間，如何被創造成區域特色？
- 樹皮、香蕉絲等植物纖維媒材如何被重新發掘？
- 透過sasa藤椅，如何帶出你所不知道客廳——港口阿美族人日常生活空間場域的美好記憶？
- 噶瑪蘭族「一體成形」的竹製魚簍的工藝造型與技法如何被看見？
- 臺東隨處可見但不被人「看重」的打包帶編籃，如何在市井之間默默地保留住原住民傳統編織技法？
- 除了比較特別的透過槌打而成的樹皮布製作技法，日常使用的纏與繞此不足為奇的技法，如何被定格與放大成有特色的美感元素？
- 如何在浮泛的菱形紋中，呈現更細膩以及有意義的圖紋元素，如「有腳的太陽」、「遷移的路徑」與「祖靈之眼」等？
- 如何在浮泛的大紅色中，看見更多民族色彩的多樣性？如泰雅族大科崁群、太魯閣族喜愛的桃紅與寶藍配色。
- 如何看見臺東地區阿美族、卑南族與排灣族的裙子布邊配色與日本花布的搭配，有著相似比例卻不同配色的細膩差別？



這些已經被看見與呈現的美感元素如此豐富，對比出以往審美詞彙與美感元素的貧瘠，有些更顛覆了對原住民既定美感的認知。還有尚未被看見的美感元素有待被挖掘與應用。除了重新學習更多的美感單字，更大的挑戰，還在於如何將這些單字織羅成一篇文章與故事。

我很珍惜這些能夠看見美感元素的創作者、設計師與工藝師等，能夠看見，並緊抓住放進腦海裡，再轉化落實於作品中。他們大多數都具有研究基礎或浸淫該環境中的養成過程，也因為長久浸淫其中的養成背景，才有機會靈光乍現，而非一閃即逝。

四、結語：原住民生活美學，如何成一家之言

這幾年，原住民終於能夠拋開為符號而符號的枷鎖。我參與過原住民當代藝術發展的過程，現今原住民能自由地使用各種媒材與形式創作，進入了後殖民學者霍米·巴巴所謂的混雜(hybrid)狀態，一個對一元邊界的反思辭彙。此時此刻，此特展仍特別強調民族美感元素(美感DNA)，這樣的設定，並不是回頭封閉邊界，而是試圖再重新評估美感元素的價值、挖掘更多的美感元素，將更多的美感元素儲存進記憶庫中，成為資本；並讓民眾看得到轉化而來的軌跡。

這次文建會生活美學主題展計畫評審委員們引領企盼，希望原住民生活美學產品，能夠有更多新的東西，不只要創新，還要某種爆發力。可以感受到委員們對原住民生活美學產品的期待，但也有評審也了解這種轉化過程並不容易。

美感元素(美感DNA)的感知，是一種基本素養；美感元素的精準掌握再轉化，需要能力(研究力、設計力、創意力、各種介面的整合力與執行力)。原住民生活美學，如何成為自成體系的美感見解，作品必須質量兼具，始能回答原住民生活美學是什麼，也才能成一家之言。

(作者為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)